

商贾云集的大栅栏

文/李海荣

在北京前门外路西，有一条闻名遐迩的商业街名叫大栅栏。清朝末年，在它东西全长270米，南北均宽不足5米的街道两旁，鳞次栉比地汇聚了80余家老字号店铺。

大栅栏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永乐年间。当时帝都迁到北京，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，朝廷下令在皇城四门、钟鼓楼等地修建了上千间的民房和铺房，用以招商开市，谓之廊房。明中叶时，正阳门外的廊房已逐渐发展成为颇有名气的繁

华闹市。而此时的北京实行夜禁制度，为了加强厂卫特务对老百姓的监视，防止盗贼隐藏在大街小巷之中，北京很多街道道口都设立了栅栏，白天开启，夜晚闭合，并有兵卒把守。

到了清朝，正阳门外的廊房四条因商铺越来越多，商家联合自保，在街道的东西两端分别修建了一座格外高大而坚固的栅栏，久而久之被冠以街名。“廊房四条”的本名也逐渐被人们淡忘，在《乾隆京城全图》上标注的已然是“大栅栏”这个地名了。

根据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记载，当时建有栅栏的街巷有一千余处。而以栅栏命名的街巷或胡同不只大栅栏这一条。例如还有横栅栏胡同、双栅栏胡同、三道栅栏胡同等等。但是读音特别的仅此一条。在北京的地名中，这个特定

的称谓不能按字面的读音来念，民间口耳相传地读作“大石滥儿”。因为在富含京味儿的北京土话中，经常运用灵巧的卷舌音，轻重音的分配也具有非常浓郁的地方色彩。在称呼地名时吃字、吞音、变声、变调等现象尤为突出，特点鲜明的儿化音被发挥到了极致。“大栅栏”这个地名就充分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京腔京韵。

作为繁华的商业闹市，大栅栏最出名的原因还是拥有众多独具经营特色的老字号。老北京有首民谣这么说：“大栅栏里买卖全，绸缎烟铺和戏院，药铺针线鞋帽店，车马行人如水淹。”这条街虽然不长，却云集了老百姓吃喝、穿戴、医药等日常生活离不开的著名商号。比如同仁堂乐家药铺、长盛魁干果店、聚庆斋饽饽铺、天蕙斋鼻烟铺、长和厚绒线铺、张一元文记

茶庄、厚德福饭庄等，都是久负盛名的店铺。老北京形容阔绰讲究的人：“头顶马聚源（帽子），身穿瑞蚨祥（绸缎），脚踩内联升（鞋靴），腰缠四大恒（银票）。”这些正宗的名牌穿戴都能在大栅栏里采购齐全。

大栅栏的繁华不仅在于商业的发达，还因这里汇集了不少娱乐场所。清朝有比较严格的禁令，不准在内城开设戏园子。南城的戏园子多开设在前门外一带。庆乐园、三庆园、广德楼、广和园、同乐园等吸引了很多前来看戏的人，既增加了大栅栏的人气，也促进了这一带的繁荣。

尤其是清末民初，每逢上元节灯市，来大栅栏逛花灯更是一项轰动北京城的节庆活动。有一首民谣这样说道：“大栅栏里逛花灯，冰灯纱灯分外明。人群拥来又挤去，

只见人头在摆动。”还有一首俗曲描绘得更形象：“正月十五闹花灯，大栅栏里好热闹。全城男女老少都来把花灯瞧。长盛魁的冰灯明又亮，玉兔像卧又像跑。聚庆斋的《聊斋演义》画得好。祥义绸缎店铁门上全是灯，瑞蚨祥要同祥义比高低。云香阁的大蜡有三尺，广盛祥门前挂的是旋转不停的走马灯。同仁堂本是下洼子门，药王采药济众生。店店铺铺都挂新花灯，从东口直逛到西口处，逛花灯得我丢鞋又撕袄。”

这些民谣与俗曲都真实地记录了大栅栏商业街的兴旺与繁荣。回望历史，京城的百姓纷纷来到大栅栏里观灯、游逛、购物，行人摩肩接踵，商铺琳琅满目。熙熙攘攘的人群仿佛潮水般涌来涌去，那该是怎样一派热闹非常的繁华景象啊！



那些年浓浓的京华年味

区残联 刘会生

“你看，这是我1984年春节的照片。那时的年味多浓呀！”随着羊年脚步的临近，周末，我和女儿开始打扫房间、筹备年货，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。无意中找出了一本八十年代的相册，翻开第一页，一张我穿西服过年的照片映入眼帘。凝视着照片中的人物和往事，八九十年代过春节的场景一幕幕电影在脑中浮现。

我的祖籍来自河北农村，父母非常传统，将春节作为全家最大的节日。从我记事起，母亲从腊月开始就泡腊八蒜，贴春联，买年货，洗洗涮涮，让家人穿上干净、没有补丁的衣服，欢欢喜喜过年。那时，全家近十口人就靠父亲的90多元工资维持生计。春节是白菜当家、萝卜咸菜补充，夏秋买用簸箕撮的便宜菜，一年四季啃棒子面窝窝头，米面、肉食等是招待亲戚客人的专用品，平时很少见到。因而，每天都盼着过年。过年能吃上鱼肉蛋，添制新衣服，守岁放鞭炮。更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能过上过年才供应的每人半斤花生、二两瓜子。当时，我母亲为了留住这点稀罕物，好在过节时招待客人，把它装入布书包中，用铁丝钩的一头钩住书包，蹬在凳子上，将另一头挂在房梁上。要想吃，必须干出让母亲满意的事，才能奖励一小把。否则，就别想吃。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，粮食、副食和布都是凭票供应，有钱也买不来。

进入八十年代，我更盼着过春节了。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，集市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农产品越来越丰富的农村，开始向城市挺进。我所住的金顶街地区在金顶街百货的北侧建了集贸市场。马路两旁的摊

位一个挨一个，有布匹、海鲜等8大类。大到车载，小到背负，有的就地铺张报纸，放下货物就卖。看到这么丰富的市场，我们都非常高兴。春节吃的更丰富了，穿的更时尚了，特别是中央电视台长达5个小时的春节联欢晚会，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了。

我最难忘的是1984年的春节。那时，我大学毕业分到正在改革的首钢并已转正，工资加奖金月收入达到了百元，更让我骄傲的是第一次享受到首钢发的鱼、虾、牛羊肉、矿山鸡等优惠食品，为了表达孝敬，给父亲买了新羊毛衫，给母亲买了红毛衣，更给外甥们准备了压岁钱；我自己也赶时髦，到北京雷蒙西服公司买了浅棕色面料，让在服装厂当裁缝的四姐给做了一身西装，买了盛锡福的“前进”帽。更难忘的是在腊月二十八向父亲学会了一道传家菜，菜名叫“呱呱豆”。将炖肉做菜剩下的肉皮切成小块，放上佐料在锅中煮熟；将花生米、黄豆和青豆提前泡发，与肉皮放在一起再煮，没有豆腥味后，放上事先切好的胡萝卜丁、水萝卜丁和白菜丁，加上各种佐料，放在一起再煮20分钟，一锅透明、粘乎乎、五颜六色的“呱呱豆”就做好了。将它放在阴凉处放凉，切成小方块，放上腊八蒜、腊八醋一拌就可以上桌了，吃嘴里爽滑、清口、筋道，更主要的是能去除荤菜的油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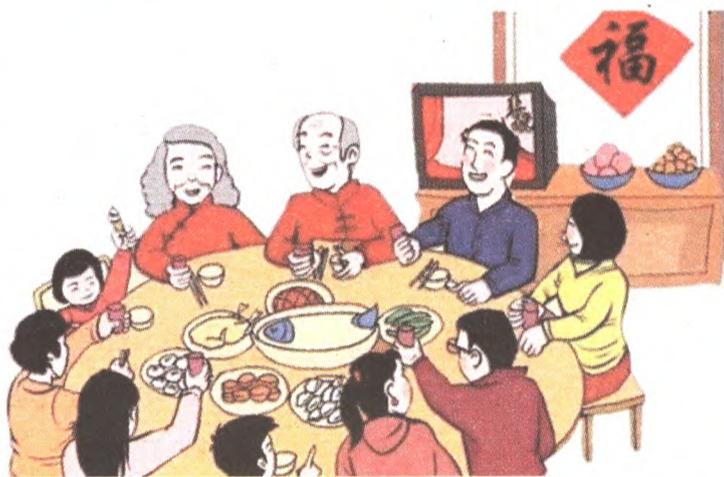
到了三十儿晚上，伴随着大街小巷传出的零星爆竹声和家家砧板“噔噔噔”地剁肉、切菜的喜庆声响，我父亲做炸丸子、炸带鱼等炸货，母亲和妹妹们准备年夜饭，我则承担了剁肉、剁菜——剁饺子馅儿的任务。将肉和

菜先切成条状，再切成小块，然后开剁，一会儿胳膊就酸了，但因全家人有说有笑地回忆着家中一年的变化，憧憬着来年的好生活，一点也不觉得累。当我忙完手中的活时，香喷喷的年夜饭也摆上了圆桌。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先斟满酒或饮料，敬父母，向他们道一声辛苦，祝他们身体健康。这时，电视里传来春节联欢晚会的声音，全家人开始一起收看春节联欢晚会。

“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，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”这一年晚会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香港歌星张明敏唱的“我的中国心”，而且现在我还能完整地唱出这首歌。到了午夜十二点，阴历新年的钟声敲响，新出锅的饺子端上了桌，一家人边吃饺子边表达祝福，我与父亲爱拿着鞭炮到屋外开放。屋内电视的拜年声和屋外鞭炮声、礼花的五颜六色，将人们辞旧迎新的好心情表达到了极致。

到了初一，因姐夫们家在外地，五个姐姐及全家都在初一这天回娘家过年。从上午9点左右，他们就开始陆续到达。这一年全家人加在一起达到了23口。大人放下手中的大包小包就让外孙、外孙女给姥姥、姥爷问好、拜年，姥姥、姥爷给孩子压岁钱；然后是外甥男女给舅舅和姨们拜年，同样得到了压岁钱。那种尊老爱幼的亲情和气氛令我终生难忘。

在一间半的平房内，这个屋，大人们边看电视播放的《春节联欢晚会》回放，边包饺子；那个屋，我父亲为四个外孙和三个外孙女说起了北京的过年民谣。大外孙开始讲他看《三国演义》中的精彩情节。



吃饭了，大人们围成一桌讲社会上、单位中见到的听到的奇闻轶事，议论着国家的改革开放给单位和个人带来的变化。大家最爱听的是在首都国际机场工作的二姐夫讲国外的状况，抢着往嘴里放的是他带来的国外的可口可乐和巧克力，最羡慕的是他与老外打交道的工作。

到了初二、初三，我又坐上公交车，到住在北京东的两个舅舅家拜年，两个舅舅家的孩子也来我家拜年。那年最遗憾的是休息的时间太短，从初一到初三加上一个换休的周日就四天。

到了九十年代，我最留恋的是95年春节。我娶妻生女，房子从平房到一居楼房，这一年又住上了二居室。我们用高度镁涂料刷墙，安装了热水器、抽油烟机，买了硬木沙发，厨房和厕所都瓷砖到顶。年三十九，我一家三口与父母一起吃年夜饭、看春节晚会。大年初一，全家人近20口人到我的新居过年团聚，我一家的高兴劲就别提了。从国外回来的二姐夫用摄像机拍下了

这一精彩瞬间，使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力量。最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，文化生活更有品味，外出逛庙会、看冰灯，选择丰富了，其乐融融。

现如今，随着四位亲人的相继离世，家庭春节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少，八九十年代的年味也越来越淡。

春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重要载体，凝聚着华夏人民的生命追求和情感寄托，传承着中国人的社会伦理观念。现在我们辞旧迎新，我们彼此祝福，我们丰衣足食，而我依然留恋八、九十年代那浓浓的京华年味。

投稿要求

本刊征集作品内容：
1. 生活散文、随笔、评论等文学作品，字数1200字左右。
2. 摄影、书画、漫画等图片作品，请以jpg格式投稿。
稿件投稿邮箱：
smc@sina.com